

廬陵先生相信國公之忠烈先生全集卷之六

泮

淳

十九世孫攀丹男

邑庠大學

生光

裕

孫克漢編

泗

濟

書

同寧國陳節推容

去年闕下拜書稍得數數未幾聞捧檄校文不知陶
鑄何處人物某自是即汰斥去閉門深山遂無復鱗

廬陵先生相信國公之忠烈先生全集卷之六

鴻一日之便忽使者來山中欣得妙帖見示小錄方
知昨者衡鑑所嚮近思想歸舟蕩漾彭蠡吾知心正
在香爐峯白雲下耳宣之弛征執事首從臾之幸而
集事僅足了吾輩之責非相與爲賜也書來乃知宣
人以此爲多祠之以識其不忘之意怵惕於孺子之
入井豈爲內交要譽設抑桐鄉父老此意亦能使人
感激耳宣爲郡凋劇極力扶持幕畫間想見勞若盤
錯糾紆以試利器天下事正有賴於方來耳某前冬
一出去秋一歸進退行藏惟其所遇而無心焉則今
奉親課子彈琴讀書流水青山悠然獨往不煩故人

江雲潤樹之思也史記見貺家藏本皆不及尚當朝夕以稱所蒙明善錄一部謾侑歸牋臨墨馳泝之至

與吳提刑觀

某頃待罪闕下薄奉函書僕被來歸嗣音杳邈上下人物感念世道未嘗不與門牆拳拳也某比者伏讀邸報欣審玉陛出綸繡衣移節夜醉長沙曉行湘水已著平反風酣章貢日麗崆峒更煩輕熟江湖相望原隰增輝某官宜慈而惠和高明而正直義豐授受孔孟氏之淵源江左聲名王謝家之門第早立登於閭闔過坐厭於蓬萊竹馬相呼春生襦袴星輶所至

雨卧栢楊茲游捧於英函乃肯臨於梓部刺史故人
按事飲酒情法相當忠臣孝子畏道驅車君親交盡
靡需席暖已趣詔溫某杜門深山去城郭甚遠而於
太和差近初謂旦夕使艤泝贛石而前可於快閣上
下迎候一拜忽傳英蕩小駐青原某揆之始望則蹉
跌矣瞻睇行臺輒易奉狀代叙燕雀之萬一若夫揚
清激濁洗冤澤物閭閻欣欣無所患苦使屏退之蹤
亦得從缺畝自放適是則某之所自賀者也臨楮切

切

其猶記乙丑之夏從江西提幹得往來行書江關雲
空斗光如水每懷世道上下人物未嘗不中夜耿耿
其茲者恭審奉少府節駕常平車衡嶽連雲遠挹海
山之秀天國龍漢近垂楚分之光原隰春深旌旗風
動伏惟歡慶其前年與公同除卽去年與公同除節
不才安得追附名勝自分却立下風猶幸時論不磨
得公輦落落叅錯使民物吐氣國庶幾耳相望千里
北斗在天何時執鞭寫此忉悵

回林學士希逸 號竹溪

其夙有幸獲與介弟爲寅恭因之有以詢居處著作

之萬一不戚戚得喪而言語文章足以詔今傳後竹
溪先生何憾哉一日之赫赫者多矣千載而赫赫者
幾人爲一日之計者無千載也決矣

回巔守李宗丞雷應

號樓峯

某饒薄林阿不虞使者之涉吾境也廼自空同來顧
我猿鶴米家書畫光惟蒲山此豈四海九州同年無
情者邪僕家青原深處實與君侯黃童白叟接吟而
處自下車以來但見年穀獨登鼙鼙屏息不需數月
報政赫然茲豈千里能事環君侯四境雞鳴犬吠晝
夜相聞實其受賜僕也彈琴讀書於其間其樂多矣

取圖高訥厚鈞撫之委則益新其所當待賤賤霍士
頓首知歸吾鄉宰邑於使天之下者三人焉其一爲

陳行天若羅子遠蔡濟甫皆曲江齊盟者奉令承教
必有可觀廬陵一歉異於常年田里憔悴不堪舉目
惟章貢素無糴事而得歲又偏鄉人顛頓者往往相
率而趨治國民食關繫苟可通融兼愛秦晉公之惠
也謹復書空山白雲無足持報薄言采藻臨風如馳
回交代湖南憲新除湖北漕李宗丞

某既專鱗幅奉起居猶有腹心不嫌齋壁某屏卧寬
閑無復山外想公朝念其流落畀節起家使之繼明

公印綬之後聞命慙然不知所爲堂有重諼蓋年耄
矣湘行且千里舟車迎侍不堪顛顛是以懇惓丐祠
冀便私養天高聽邈促旨且頒吐馭回車進退維谷
將從鶴髮而來耶則非養志將又以香火請耶是何
爲者而爲是瀆也謀之乃心稟之親老旦夕始以旨
甘屬弟輩單車將指以明不敢自棄於明時而復以
不得將母重告之造命俟驅馳數旬卽乞身以歸爲
臣子稍盡幾分耳某於門牆知己論交非一日天又
開之以奉令承教之機是其與四海九州之同年其
有情益倍倫等誠不圖解后及此古之君子其爲人

陳出處之概惟執事啓誨而圖利之言不盡意臨風
如馳

與江西黃提刑震

某幸托年盟夙依廬鄣竊跡萬山底衣被末光飲墜
露食落英粗安半菽公之餘也久疎晤寫滿目春雲
一水盈盈遡詹河漢某茲者共審出綸鳳闕移節虎
城素信初傳立變栢楊之舊天光下照重瞻禮樂之
新依然故部之江山籍甚先庚之號令伏惟驩慶某
官剛不吐而柔不茹寬有斷而愛有威發爲文章正

諸韶濩勁沮金石凜然節概光垂虹霓聲揚紫微早
分潁川二千石之符就秉天囷十三星之節據案叱
吏笑比黃河清開門賑飢功過中書考上夙簡孟博
登車之志公遂爲勝之持斧之行春風遍地而狴狂
虛夜月當天而鼙鼙伏載馳載驅維驥維駱靡憚周
咨來游來歌如圭如璋言觀肆觀某避影杜門从矣
不作山外想不圖元會之日上恩覃及流落畀相譎
於珠玉之側虎鼠同器猿鶴笑人

回林司業應炎

某夢想巍巍堂堂於朝花院柳間追隨猶昨日事也

水實照沄沄某官以冰輪金井之心胸發黼黻火龍
之光燄而又慥慥乎言行皦皦乎進退若汲長孺若
陸敬輿若慶曆元祐諸賢充公之爲表裏庶幾其無
愧領神斯文旗翼元命天下以此望公者殆人人同
願玉立以需之某自歸來乎山中俯仰半藏不復得
與四方書牘從事比從戶曹黃文得誨函草木同味
玉雪照心欣懌之餘感慨係之某蹉跎之蹤何可爲
者大化驅之一節誤落湘雲避走陳情俞音竟闕單
車徊徨且北首涂行復求返吾屠羊而已泚泚天一

方重此懸旂專容陸續貢敬

回信豐羅宰子遠

名椅號澗谷

某去年聞雙鳬南上落落空山不如燕雀之爲有情也
大化驅人作江東客數月爬梳枵未見端倪會
誤恩召環滂班過當亡何狼狽而去蓋疎濶以來居
多道路之日出處乖方滋可爲笑杜門息影中高情
厚鎮撫之專介持書勞苦臨風馳感可人天一方信
豐山水邑見調讀書松竹晝影滿簾著吟人其中所
謂子方有公事此豈錢穀吏比耶勿需終更西清有
詔璧弟何爲者赴新昌月百日商蛭馳河未知攸濟

人踴立空同真一時之盛當路或令舉所知某幸甚
有以藉手薄言修布小附芹心非敢謂報倚筆磨海
外然與前人貴姓空容華空滿猶執是人之其容

某臘前函書在來庶幾契闊之意年光冉冉驚見雙
壁蓋曾兄季國專紀網寔來仰惟同年長者所以惠
綬荒寒皆可感也某雲卧深山世意落落實一起一仆
非人爲之上天蓋高匪怒伊教敬威念咎安得不力
執事昔爲之助喜今亦有以救其不逮乎敢請季國
值儒者之窮執事以氣類遇合所以位置之者寵甚

萬間寒士公將溥其施於一時所謂兆足以行矣某
爲之歛衽新年喜雨燈前報命馳想一方臨紙悃悃
回羅子遠就賀除京權

某俯仰歲年甚缺聞問頃知捲旆來歸衣錦有爛且
趣舍人裝于于然東矣函欲擘牋所思雲鴈鶴倦不
可拈拾竟墮夢寐外時一動寥廓想江邊鷗鷺爲之
悵然忽得手書貴我空谷華衣流離辟易从之共審
帝闕出綸天京司轄姑養遙鴛之望佇博幾豸之音
伏惟驪慶明公契古胸襟吞雲夢者八九外物瑣瑣
邇邇何心積之厚發之弘宇宙闢華曉清貫將次第

乃元會之日公朝以一節起其流落回首三湘驚心
焦憂請隸香火肯更起行慈親以遠役爲憚進退維
谷莫甚此時旦夕罷免拜命姑單騎之成驅馳數旬
乞身歸卧綿上同年有情不隔四海九州之遠毋金
玉尔音與一語以自壯拂拭過情非所敢當也占對
梗概尚歎嗣歲
某一日既端拜敬謝芳題并報信豐薄攝雩之概
二之日謹遣介馳諸席間寅奉起居不敢繁叙首祈
委鑒某臨歲入湘後墮身徽纆中磨泝宇下闕焉嗣

音繼聞趣戒朝裝榮司京權某念欲踐忱賀屢以申
風雲發軔之慶一春屑屑行路浸望因循旣抵空同
後潼川趙同年來爲縣實在河陽舊桃李處鴻沙指
瓜猶記東西所以告新者甚厚因得切諗修門近況
大帶深衣長身玉立道德福澤方來而未艾也吾鄉
諸老行輩落落歸然靈光惟今澗谷先生依星辰傍
日月一日騎麟翳鳳朝闥風夕玄圃勢正順耳某粉
陰杏集素辱心期慕王陽之回車學毛義之捧檄得
郡山深俯仰半菽君師天地之造知己錫類之餘也
惟是求牧力綿未知攸淑回首蔽芾我愛楓鄉豈無

與汪安排立信

號紫源

某仰惟曠度絕人不作邊幅僕安得以書生刀尺從事高明幸察之某昨者爲高安受容受察於王斧之下公不以衆人畜我我實德公未幾公去之而僕亦以憂患連年卧山中蹤跡跋扈不足爲知心道也撫念涇流人物如此未嘗不中夜耿耿某茲者伏審揚綸九陛建纛三湘人無異辭國有生氣其惟慶懷欽以累官名高尤牧氣蓋群公江左管夷吾足係英雄之望軍中范老子能寒寇賊之心往者金湯中流忠